

受輕與否

劇中人物

克里斯朵福威爾溫 (Christopher Wellwyn)

藝術家

安痕 (Ann)

他的女兒

吉乃未美根 (Guinere Megan)

賣花女

羅萊美根 (Rory Megan)

她的丈夫

費蘭 (Ferrand)

外國人

亨姆生 (Timson)

以前是個馬夫

愛德華褒突萊 (Edward Bertley)

牧師

亞佛萊德卡爾威 (Alfred Calway)

教授

湯姆斯·霍克斯屯爵士 (Sir Thomas Hoxton)

和平判事

外一巡警, 三運夫, 及若干好事人

此事係在威爾溫之書齋及其外之街上

第一幕 聖誕節前夜

第二幕 新年日

第三幕 四月一日

第一幕

這是聖誕節前夜的晚上，背景是一所與街道平臨的藝術室，這室有一個被一層雪所遮暗的天窗。室中沒有一個人，四壁是刷白了的，下面是光黑的地板，一爐火在活躍地燒着。在模特兒的平臺上放着畫架及畫布。再有些半身像和畫片；一扇屏幔，一座小檯，兩張圈椅，和一張放在窗下的舊式的高背長椅。一邊牆上的門通到屋裏，對牆上的門通到模特兒的換衣室，大門則在中壁的中央。在一張矮桌上，有個俄國式的沙摩瓦在吱吱的叫着，旁邊的盤裏排着茶壺，及玻璃杯，檸檬糖，和一壺甜酒。從近大門的大窗可以望見雪色的燈光照着的街道，更遠是河流和星夜。

大門的鎖有鑰匙在轉旋的聲音，於是進來了安痕，威爾溫，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髮

用絲帶束着，領巾裹着，門讓牠開着，就搥亮了電燈，走近火去。她除掉領巾及長而紅的斗篷，她穿着用柔軟的白色的質料做成的晚外衣。她的步履是敏捷而強健。她的容貌不帶一些浮滑氣，是果決而真摯的，具有深沉的雙眼和能幹及端正的額角，她褪去了手套，手在門口兩人出現。第一個似乎是短而小的，具有軟而短的鬚鬚，明朗而溫和的眼睛，綢縮的臉，在他的柔軟帽子下，他的髮似乎豐盛而灰白。他穿一件舊的棕色的長外套及一副單毛手套，正在噴着手製的烟，他是安痕的父親，威爾溫，一個藝術家。他的同伴是穿得緊緊的一個中等身材，身體結實的牧師，具有一張愉快，玫瑰色的（面臉孔），似乎閃爍的眼睛，肥厚的兩唇。容貌上實在是一個長成的孩子。他是這教區的牧師——褒突萊牧師。

褒突萊 威爾溫君全個感化問題，是滿感困難的，當你有兩個人像卡爾威教授和霍克斯屯爵士正反地執着對立的見地，像今晚我們看到的那樣，我信認，我——

威爾溫 牧師，進來，喝一點克羅格。

褒突萊 今晚不用了，謝謝！明天，聖誕節了！可是這個房間有着大大的誘惑。威爾溫君，明天會，安痕，明天會。

安痕 (從火那邊走向茶桌前) 褒突萊牧師，明天會。

(他走出，威爾溫跟着開了門，走近火前)

安痕 (坐在小凳上，背向火，在製茶) 爹爹。

威爾溫 我的寶貝？

安痕 你說你喜歡卡爾威教授的議論。那是不是於你有什么好處呢，這才是個疑問？

威爾溫 我——我希望是這樣，安痕。

安痕 我故意這樣問你的。你的行善只有弄得糟糕。今天早上那兩個人把我們的生活費都弄光了。

威爾溫 姆姆，你的意思，我全懂。

安痕 他們倆都有你的名片，因此我不能回絕——不知道你曾經對他們說了些什麼。你爲什麼不定一個規矩，隨便那一個，永不要給他名片，除開了真正的正經人——自然呢，也除開買畫的生意人。

威爾溫 我的寶貝，我曾——常常。

安痕 那麼你爲什麼不遵守呢？這是一個可怕的習慣。爹爹，你老是頑強，總有一天，你要把你自已弄到頂利害的糾葛裏面去。

威爾溫 我的寶貝，什麼時候——什麼時候他們來看你了？

安痕 你曉得家裏缺少一切的東西，爲什麼你還對他們說？

威爾溫 我沒有——他們對我說的。

（他脫去他的外衣，捆在一張圈椅背上。）

安痕 他們欺騙你，什麼人都能欺騙你，爹爹。這就是爲什麼你應該當心一點。我要你戴頂硬帽子，你那些軟帽子可憐一點都不中用。

威爾溫 (注視他的帽子) 卡爾威也戴一頂的。

安痕 倒像個個要去求卡爾威教授一樣。

威爾溫 噢——不見得。你知道，安痕，我佩服那個理論——真——有奇特的力量。一個人心上那裏有這樣的澈底的清楚。這是最動人的。

安痕 今天曾有人懇求過你嗎？

威爾溫 (躊躇地) 沒有——沒有。

安痕 (久久地，着實地對他看了一下) 你茶裏要不要放些甜酒？

威爾溫 (垂頭喪氣地) 好，我的寶貝——多放一些。

安痕 (倒出甜酒，將玻璃杯給他) 噢，那是什麼人呢？

威爾溫 他沒有懇求我。(沈入回想裏) 安痕，有趣的一個老傢伙——簡直是那種人，老年的馬夫。

安痕 在那裏碰到？

威爾溫 在河堤上。

安痕 自然囉！爹爹，你曉得河堤上那些人『老是』些廢物。

威爾溫 是，寶貝，但這個不是的。

安痕 你給了他你的名片沒有。

威爾溫 我——我——沒給。

安痕 到底給了沒有，爹爹？

威爾溫 我怕給了罷！

安痕 怕是給了嗎？這簡直不合道理。

威爾溫 咳。那老傢伙是非常可憐人的，安痕。并且我沒有給他一點錢。一點錢都不曾帶着。

安痕 你聽我說，爹爹！你從來向人要過東西沒有？你曉得你從沒有過，你寧願先餓了肚子。規矩的人都是這樣的。那麼，你爲什麼看不出求乞的人都是些廢物呢？

威爾溫

但是，寶貝，我們是不同樣的。他們也不會這樣的，假使不到那地步。人總是歡喜

和愛的人活着做什麼呢，如果不是那樣？

安痕

爹爹，你真莫奈何了。

威爾溫

但是，安痕，你聽我說，這件事是這樣非常的複雜的。照卡爾威說，我們將我們所能省下的一齊獻給國家，讓不應當得到的人應當得到。他是個教授，應該知道。可是老霍克斯屯老是叮叮向我說，我們應當扶助私有的組織，去扶助應當得的人，而懲罰不應當得的人。咳，這却是正相反對。他是做治安判事的，經驗豐富。牧師呢，他好像兩邊都贊成一點。咳，什麼呀——我的困難是，我無論同那一個在一起，他常感化我。

（憂恨地）

他們每個人都不是開頑笑的。

安痕

（立起）啊爹爹，你是這樣——你曉得你是爲一切社會改良家所失望的人呢？（她

抱住他）

你的椅子的左膝上有個破洞了。你不要再穿了吧！

威爾溫

我還可以穿得嗎？

安痕 我本一點都不必驚怪，假使這不是你的僅有的一條袴子。你曉得我生來是怕什麼的。

(威爾溫向她疑慮，懼怕的一瞥)

安痕 你總有一天會脫掉牠，將牠摔在街上。你弄到一點錢嗎？
(她摸摸他的衣服，他摸摸袴袋)

——他們尋不到一點)

你曉得你的口袋是個大大的漏洞。

威爾溫 不！

安痕 無形地。

威爾溫 啊，呀姆！

安痕 (厲色地) 那麼，你聽我說，爹爹！
(她握住他的衣襟) 不想想這在你是不是可恥的浪費，

你這樣的一直將東西給人！我猜，你總曉得你真是個什麼人——一個病態的感傷者。

威爾溫 (脫開她，懊惱地) 這不是感傷。這不過因為他們於我是很——很——合意的罷。

了。倘若我捨給人一種好意——滿抱着好感（撫他的胸口）對於人們——那不用管他們是『什麼人』——於是不曉得我將做些什麼。我須得把頭蒙在袋裏。

安痕 我想你也應當這樣。

威爾溫 我猜他們知道我歡喜他們，於是他們向我訴說。這樣一來，當然，你不能不做你能力所及的事了。

安痕 噢，你怕不『要』愛上他們！

威爾溫 寶貝，我不想的。不獨獨是他們——有時我對卡爾威也這樣感到的。這不過上帝並不要我什麼——只要我像自己一樣——倒他的楣！

安痕 （走向逼屋內的門——感動地）你看不到的，就是旁人一點都不像你。

威爾溫 噢，謝謝上帝！

安痕 那也是這樣的老式子！我要去睡了——我就讓你自己去想想吧。

威爾溫 啊！

安痕

(開了房門——厲色地) 明天會——(復稍帶柔和) 你老——爹爹!

(她跳到他身上,抱一抱,然後跳出,威爾溫極靜地站着。起初仰視天窗,然後落向地板上,就慢慢地搖著頭,在走向火邊時,呢喃。)

威爾溫

壞運氣——不堪——沒有毅力,沒有決心!

(這時外面有種慌忙的敲門聲音,當那聲音漸漸地敲進他的意識裏,他就退縮,好像他知道,雖則他不肯承認那意義。於是他坐了下來,遮掩了耳朵。那敲門聲祇是不息,威爾溫垂下了第一隻手,於是兩隻手一起垂下,立了起來,開始斜步走向門去。敲門聲越發響了。)

威爾溫

呀,啊呀!唧唧!

(向安痕消失了的方向看了一眼,他研開一些些那扇街門,趁着燈光,能看見一個年輕的女郎,穿着黑色的衣服,亂蓬在圍巾裏,雪正黏貼在那上面;她手臂上掛着簾子,一小塊囊布蓋着。)

威爾溫

我不能,你曉得;這是不可能的。

(那女郎不說什麼,祇用晶黑的眼望着他。)

威爾溫 (退縮) 讓我想一想——我不認識你——我認識你嗎?

(那女郎聲音柔和啞嘶的說，帶着悔恨的微弱的音調。『美根夫人——你給我這個的。』她拿出一張污損的訪問名片。)

威爾溫 (向着名片退後) 啊!我曾呀幾時?

美根夫人 這一年的春天，你向我買了些堇花。你付了我個克朗 (錢幣名) (笑影掠過她的臉上)

威爾溫 (四圍偷偷地一看) 呀!噢，進來——祇一分鐘——天很冷——并告訴我們這是

什麼。她魯笨地進去，像斯分涅克斯的形態，具着一個美麗而慘苦的小面龐。

威爾溫 我不記得你了。(細細地看) 是，我記得，祇是——你是改了樣了——是不是?

美根夫人 (黯然地) 我經歷過苦難了，自從見了你後。

威爾溫 苦難!喝些茶嗎?

(他急切地對着通到屋裏那扇門望着，於是快快地走到桌邊，倒了一杯茶，攪些甜酒在茶內。)

威爾溫 (揀茶給她) 驅除寒氣快喝了牠! (美根夫人喝乾了茶, 微微笑了一笑, 立時差不多精神好了二些的樣子, 威爾溫頭偏在一邊的注意着她, 臉上微笑展開着。)

威爾溫 治那邪惡的良藥吧, 姆?

美根夫人 它使得你暖和。(她微笑了)

威爾溫 (對她回笑, 於是覺着自己) 噢! 你曉得, 我不應該的。

美根夫人 (意會到他人格的分裂, 就退陷在哀苦的深淵裏) 我否則是不跑來的, 但你對我說, 我

需要人助我一臂, 和——

威爾溫 (漸漸地自失在他自己的本性裏) 讓我想想——佛拉哀脫街轉角上——是不是呢?

美根夫人 (現着靡弱的切望) 是, 先生, 我那時還談到我的堇花呢——這是一個可愛的

春畫。

威爾溫 美呀! 美呀! 鳥在叫着, 樹在——! 我們很談了一些。你懷中還有孩兒的。

美根夫人 是的。就在那時候我已結過婚了。

威爾溫 啊呀是的！（默然）孩兒怎樣了呢？

美根夫人 （石樣的呆住了）我招不住她。

威爾溫 啊！可憐呀！

美根夫人 （無感覺）你說過你要把我畫個像（現着靡弱的切望）所以我想我理應要來，如

果你忘記了的話。

威爾溫 （對她緊切地望着）生意不好吧？

美根夫人 （揭去蓋着籃子的布）我將牠們蓋好，但冷氣還得鑽進去，賽蕊盆花（Turpence）

——我帶的就祇那些花。

威爾溫 嘎！啞！啞！（他望籃內）還有聖誕花（Christmas）呢！

美根夫人 那些都死了。

威爾溫 （抽了一口氣）你得了個好丈夫吧？

美根夫人 他看牌的。

威爾溫 啊，天哪！那你幹什麼的呢——在這樣冷的天氣。（他輕敲胸部）

美根夫人 我們是被賣掉了——他和他的賭伴們走了，過夜的錢也沒有呢。

威爾溫 （改正他在袋中的一上一下的搜摸）可是誰買花呢，在夜間的這時候？

（美根夫人望着他孱弱的微笑。）

威爾溫 （摩亂他的頭髮）明神在上！來到火這邊來！

（她跟他到火邊，他關起街門。）

威爾溫 你覺着身上溼嗎？（她點頭）噢，坐在此地，脫去他們，這樣才好。

（她坐在小凳上，慢慢的向他一看後，在這一看中，有很深的見解，非在她的年齡所應懂的，就開始脫她的鞋和襪。威爾溫去到通屋裏的門，開了牠，用一種偷偷的不意的樣子靜聽着。吹嘯着回來，但沒有出大聲，那女郎已脫去她的襪子，將她赤着的足趾轉向着火。她隨將兩足縮回到裙下。）

威爾溫 你多大年紀了，小姑娘？

美根夫人 到聖燭節（二月二日）十九歲了。